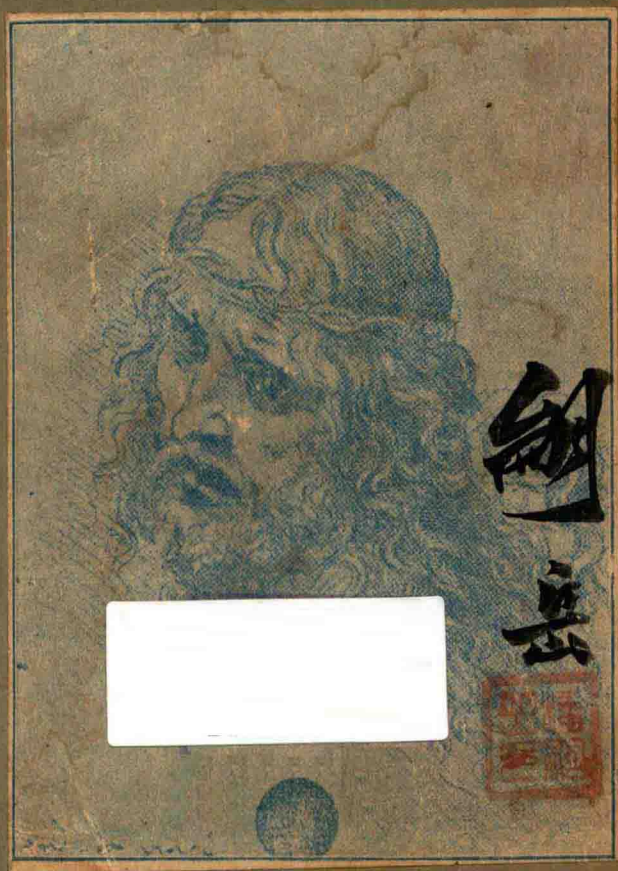


耶穌的吩咐

汪靜之著



文 學 週 報 社 叢 書

耶 穌 的 吩 咐

汪 靜 之 著

1926

開 明 書 店

封面 DA VINCI 作耶穌像

自序

幼年時在私塾裡讀過好幾篇關於烈女的傳記，有許多是令人神驚魄動，胆戰肉躍的佳作，覺得古時這些烈女都是了不得的人中豪，都是非凡的人中傑，就對她們肅然生敬，崇拜到五體投地。後來方知古人不得專美於前，我們現在的烈女不但比之古人而無愧，即比之最古的原人亦無愧。我們鄉間的烈女節女有吊死的，有捧着木主和鬼魂結婚的，有餓死的種種，雖然餓死是被鎖在房裡強迫餓死的，被鎖的烈女餓得大哭大叫，求人家救命，男子都守着房門不許人進去，怕婦女們聽了烈女的哭聲軟了心要偷偷地送飯給烈女吃。但不管她怎樣餓死，其餓死則一也，所以終歸是可敬的。而對於那些成就了這樣的美事的守着

房門的男子，我也非常佩服。

但是，我們鄉間雖有許多節烈之女替我們增光，而使我鄉出醜的事也不少，所幸護衛禮教的道德家比做醜事的人更多：如姦夫淫婦被捉，便有許多道德家去砍他們的頭，寡婦有了私生子，便有許多道德家去逼她上吊，處女懷了胎，便有許多道德家去勸她投水，又如有一次一個寡婦再嫁，便有許多道德家去攔她的路，打破她的轎，把她趕回家，雖然後來這些道德家每人分了兩三塊錢，終於讓寡婦嫁去了，但他們終是替禮教出力的。有這許多道德家，當然是我鄉最大的光榮。

後來我到杭州，一次從杭州到普陀去，在船中看見紹興的河道，兩旁密密地排滿了婦女的牌坊，我對着這些牌坊正襟危坐，心中且喜且愧，喜的是節女烈女不但不不是不世出，簡直是年年出，日日出；愧的是我鄉節烈牌坊還沒有這樣多。

去年，我在北京時看見章錫琛周建人兩位離經叛道之徒有極端破壞性道德之舉，我乃拍案大罵，以爲二人者敗壞風化之罪魁也。（他們兩人向來有文章出我都看的，但每次看了都搖頭，爲禮教前途歎息。）恰好這時有某大學教授出來大肆攻擊，取消章周二位道德的化外之民的國籍，這大教授的高論真得我心，真有功人心世道，使我這憂時憂世的尊崇道德的人得了不少慰安。我想中國究竟是禮義之邦，世風還很古，而且再古下去實在要比古時更古了。你想，首都的首大學裡有這樣一位護衛道德的大教授，由這大道德家的教授教出許多小道德家的學生，輾轉教下去，將來所有的徒子徒孫便都是道德家；如此，中國世風何患不日上？中國道德禮教何患不蓋世？

如下：
章周二位道德叛徒又以民國日報上的新聞爲口實，該新聞原文

『九江日前江水急流中，突由上流漂來一方木板，上面有人。義渡局急放救生船上前撈救，近視之，則板上仰臥一活着的少年婦人，上半截裸體，下截僅穿一單袴，手足被人用鐵條釘住，不能伸縮。兩腿中間放一男子之頭，鮮血模糊，並樹一木標，上書「救者男盜女娼」字樣。救生船見其情形奇怪，遂置不理……將船駛回，而以所見情形轉告於人。衆謂此必姦殺案，但也應撈起，以告官廳，從嚴根究。後以該木板順流而下，救之不及，不知到底流於何處。』（十三年八月七日民國日報）

不知這種現象正由道德不修禮教不講所致，若使全國男女老幼都成爲男道德家，女道德家，老道德家，幼道德家，白頭髮的道德家，睡搖籃的道德家，則姦淫的事自然要絕迹了。民國日報上這件新聞，我指指一算便算出他的始末，既然算了出來便把他寫下來佈告天下。我寫這

篇耶穌的吩咐有三個原因：

一 這是一件維持風化護衛道德的盛舉，參與這盛舉的都是道德家，我把他們傳下來，使國人恭維他們，讚美他們，頌揚他們，模仿他們，多做些這樣可泣可歌的盛舉。

二 警戒天下男女不要學這一對男女的樣子，須知不守着道德禮教的人是不得善終的。

三 耶穌說沒有罪的人可以拿石頭打淫婦，我是提倡道德的人，當然沒有罪，當然有打淫婦的資格，無奈淫婦的屍首已經入海了，（假使從海裡撈起來，我也要把她鞭屍三千，我們講道德的人是不寬容淫婦的）所以我只得把這篇小說當作一塊石頭把姦夫淫婦痛打一頓。中國人向來以爲只有忠臣孝子大道德家做的東西才是好的，沒有殉過難割過股的人做的東西定沒有價值，我既不敢高攀忠臣孝子

大道德家（做小道德家總可以及格了罷？）又沒有割過股，殉難當然不必說了，我並不曾有過借屍還魂的事，若殉過難那里還有今日執筆的五指？但我這篇東西的使命是要警世，是要勸人爲善，是要提倡道德禮教，望諸君把他當做感應篇陰騭文讀，幸勿辜負我一片苦口婆心！

——一九二六，五，七，序於上海。

去年做這篇小說的時候，是用嚴肅沉痛的態度，憐憫憎恨的態度去描寫的，現在却做了這麼一篇遊戲的序，但既寫下來也懶得重做了。

序後

語絲八十六期有一則通信，說莽原上所引民國日報的九江的新聞是抄襲清人的筆記；而我這篇小說是由這個新聞而起意的，所憑藉的既不可靠，豈不是無中生有麼？其實不然，我只取了這個新聞的江面上的情形，其餘的大都另有所本，並非憑空捏造。

世上只有信史，小說的信與否本不成問題，但恐怕有人要說我表現的時代不正確，誤前朝的事作今代的事，所以我在此聲明：這篇東西的支節雖屬意造，但她的綱要是根據六年前的一件事實，是有幾分『信』的。我這樣聲明是想人家說這是一篇『信』小說麼？不想，一點也不想。

再者，民國日報的新聞到底是不是抄襲也還是一個問題，你沒有到九江去實地調查過，所舉清人筆記只是一個消極的證據。這種事古時有過千萬次，難道現在便不再重演千萬次？曉得要再過幾千年才能不重演呢？

——一九二六，七，二三。

耶穌的吩咐

文士和法利賽人帶着一個行淫時被拿的婦人來，叫她站在當中，就對耶穌說：『夫子，這婦人是正行淫時被拿的。摩西在律法上吩咐我們，把這樣的婦人用石頭打死，你說該把她怎樣呢？』耶穌就直起腰來，對他們說：『你們中間誰是沒有罪的，誰就可以先拿石頭打她。』——約翰福音第八章，三，四，五，七節。

近來餘慶到姜村去得更殷勤了。從魏莊到姜村有四里路，餘慶吃了夜飯就到姜村去，第二天東方發白的時候回魏莊和他哥哥去種田。從前是三天或五天去一次，近兩月來，是每夜去了。這條路他已走了兩年半，他在黑夜裏閉着眼睛也能走，你要問他從魏莊到姜村有多少石版，他也回答得出。

餘慶這樣殷勤地到姜村去，乃是去赴他的密約，他爲了這甜蜜的會合，情願走來往八里的路程，有時下雨也要戴了簑笠冒雨去，從來沒有失過一次約。你若看見過那個少婦，你便知道餘慶的癡情與辛苦都是值得的，一點也不白花。那少婦名叫素娥，身材修短合度，眼睛水汪汪

地很流動，口角邊兩個圓圓的靨兒，這些且不管他，最要緊的是年紀輕，只有二十二歲。伊雖不是絕代佳人，無雙美女，但餘慶所到過的這三十里周圍的每個村莊裏，却沒有看見過比素娥更美的。

素娥的丈夫姜慕尙，爲人溫厚樸實，極有禮貌，說話的聲音也很低，從不和人家高聲叫罵。他在N鎮一個布店裏做生意，N鎮離姜村有三百里路，他每年只回家住一個月。他的妻子和餘慶的關係人家早已知道了，可是他直到結婚後半年才得知。他聞知此事，心裏很難過，他這個素常不發火的人也憤怒了；但他是一等忠厚老實，又怕壞了名聲，所以他總是隱忍着。而且餘慶是一個聞名一鄉的好漢，筋強骨健，血氣正壯，旺，懂得一手好拳術，曾經打敗兩個拳教師，他身上又時刻帶着尖刀，左近這些村莊裏那一個不怕他呢？

慕尙無法可想，非常氣惱煩悶。他最怕聽見烏龜這兩個字，這兩個

字使他痛苦極了，好像杵一樣搗他的心。他恨孔夫子造了這兩個惡毒的字，更恨世界上不該有烏龜這樣東西。他爲因恨烏龜連帶也恨鰲，他就連鰲也不吃了。他有一次聽着他的姪兒在家裏溫讀論語大聲地讀着『歸歟，歸歟』他雖然幼時也讀過這部書，知道這個『歸』不是那個『龜』，但這個字的聲音總使他討厭，甚至使他覺得孔夫子也在嘲笑他。

後來慕尙發明了一件工作，想要研究世上做烏龜的究竟多不多，他希望最好天下的人個個都是烏龜，但他研究的結果很失望，世上做丈夫的人很多是有貞節的妻子的。但他讀過三國演義與水滸，那宋江的妻子不是不規矩麼？呂布的妻子不是董卓那裏弄來的麼？宋江呂布這樣大英雄尙且如此……他想到這一層，覺得很安慰，然而一轉念又不對，路旁邊不是有許多節婦烈婦的牌坊麼？這不是世上有許多貞節的女人的憑據麼？做那種女人的丈夫才真有福氣呵！他想來想去，無論

怎樣不能排解他的氣悶與痛苦。

近來餘慶夜夜在慕尙家裏，和素娥兩人簡直和正式夫妻一樣，慕尙還沒有曉得，因為他在N鎮將近一年沒有回家了。姜村魏莊一帶却把消息傳得很廣了，大家聚會着閒談時總要談及此事，比人家談論報紙上專電欄裏的國家時事熱心得多。老年人談及此事，總是切齒地痛罵這一對姦夫淫婦；少年人談起來雖然也罵着，但那一種罵和老年人的罵大不同，那種罵裏面隱着有羨妬的意味，又隱着自己沒有捷足先得而被別人得去了的不得志的意味。即如前幾天姜村有一羣人晚飯後在村口頭的橋上乘涼，談到這件風流事的時候，鬍鬚帶點花白的承祖公公便說：

『如今的人真是一代不如一代！我們年輕的時候這種事實不多見，便是長毛反的時候，天下亂的時候也很少有苟且的事。餘慶那東